

楔子 神祕的打工

酒瓶飛至，在男孩額角邊的牆上砸破，碎片逆飛，照慣例割開了他的皮膚。

男孩沒有閃，因為閃躲是最無效的。

「錢咧？阿雄！」男人走了進來，凹陷的眼窩無神，卻有著執著的渴望，一把揪起他的領子，「錢呢？」

「沒有了，家裡已經沒有錢了。」

「你把錢藏起來了對不對？快點給我錢！」男人使勁的搖晃著他，「我要去買酒，不喝我會死的！」

「那你就去死好了！」男孩驀地咆哮。

男人瞪大凶狠的雙眼，二話不說一拳揮下。

男孩被摔在了角落，男人沒有手軟，上前就是一陣拳打腳踢，每一下都是往死裡打。

「我要你有什麼用！還不快點去賺錢！在這邊給我吃閒飯！」男人怒吼著，「跟你們一個樣，只會吃飯什麼都不會的廢物！」

所以媽媽逃走了啊！

男孩抱著頭蜷曲著身子，任由拳頭落在他身上，他早已傷痕累累，這可是每日的慣例。

人生怎麼會這麼無趣？除了受不盡的苦難外，他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義。

連媽媽都扔下他逃了，把他留給這個除了喝酒之外一事無成的父親……喔，不能這樣說，他揍人可是一流的。

這是家嗎？他冷笑著，這不該是家。

夜半，男人的鼾聲如雷貫耳，男孩蹲在角落裡滑動手機，手機裡冰冷的 App 與訊息，每一個都比自己的父親溫暖。

他要離開這裡，他要離開這種環境。

確定父親睡死，男孩小心翼翼的扳開木板牆縫，那裡還有媽媽藏的一千塊。

這一千塊可以讓他過個幾天，然後去找一份工作。

他在論壇裡接觸到了高利潤打工，危險當然不小，但是正因為如此才能賺錢，只要不殺人放火作奸犯科，他什麼都願意做。

活著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沒有錢，不能吃飯也不能生活。

躡手躡腳的拎起準備好的包包，他根本也帶不走什麼，這個家還能剩下些什麼？

看著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的父親，恨與愛拉扯著他的心，男孩還是拿起薄毯，小心的為父親蓋上。

就這樣吧。

「再見。」

他堅定的望著父親，頭也不回的離開家裡，最好今生都不要相見。

二十四小時後。

「啊啊啊！哇啊！哇啊！救命！」

「早跟你說過打工不輕鬆了，呵呵……」利刃刺進男孩的眼球，在眼球裡扭動剜肉，「這對眼角膜我不賣了，反正未來要多少有多少！」

他感受著錐心刺骨的疼痛，聽著自己的慘叫聲響徹雲霄，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真的不會再見到爸爸了。

再也見不到了啊啊啊……

第一章 恐怖送肉粽

腳踏車疾速的在小路上馳騁，男孩伏著身子加速，疲憊讓他打了個大呵欠，這一秒的閃神卻讓他差點撞上路邊的不明物體。

軋一腳踏車急煞，後輪整個翹起，男孩身子前傾，看著前頭的東西低咒。

「搞什麼，莫名其妙擺了一個東西在這裡嚇人啊？」他打量著就在轉角路口的東西，這裡他常來，上週根本就沒這玩意兒。

奇怪的竹子，上面綁了黑白線……呃，居然還有金紙？！到底誰放的？就算這裡鮮少有人走，還是會嚇到人啊，瞧瞧他差點就被嚇到摔車了。

抱怨歸抱怨，他又不能管，瞇著眼睛再度打了個大大的呵欠，他真的超想睡的，體力不支，加上今夜夜色朦朧，還起大霧……男孩放眼望去，街道上白濛濛一片，能見度就五公尺吧？這樣反而更需要聚精會神，更耗腦力了。

真希望快點拿到駕照，這樣他就能用自駕系統，然後在車上睡覺！

喬正腳踏車，眼前直行有條寬敞大路，右邊有條岔路彎道，他決定直行，先到前面大街上買個東西吃，這時間照理說賣宵夜的肉粽伯就快到了。

緩速往前騎去，這裡不是什麼繁華城市，但小鎮一到假日仍十分熱鬧，多虧了這兒的純樸風情、古意盎然，因此成了熱門的觀光景點；倒不是刻意維持，只不過地處偏遠、人口大量外移，留下來的老人家沒有想更新的打算，再加上沒有值得開發的資源，所以便任其自然發展。

過一天算一天，反正大家都有飯吃，能活著就好了。

咦？男孩停在一間便利商店門口。奇怪，便利商店不是二十四小時的嗎？怎麼今天鐵門拉下，連招牌都熄了燈，讓這條路靜得這麼萬人空巷。

連想先休息一下都不行……這世界是怎麼了？

好安靜啊！男孩終於意識到哪邊怪怪的，這裡平常不會靜成這個樣子啊，就算是比較純樸的地方，至少也會有間便利商店徹夜通亮，前面還有好幾間練歌坊，總會傳來走音的歌聲，還會有人半夜在這兒醉到胡言亂語呢。

坐在腳踏車上回過頭，現在整條路上就只有他一個人，伴隨著濃濃白霧，遮去路燈原本的明亮，兩旁的住宅或店家寂靜無聲。

「靠，超有 Fu 的啦，活像鬼片！」他笑著把手機從腳踏車架上拿下來，先拍了張霧景，再來自拍。

裝模作樣的露出恐懼樣，青澀的男孩有張白淨可愛的正太臉蛋，搭配濃霧昏暗的背景，等等他再加個特效，就很像電影封面了。

腳踏車直接移到路邊，一邊修圖一邊等待熟悉的聲音響起，等等就會有一台排氣管早該換的摩托車前來，音響裡播放著「肉粽……燒肉粽……」的叫賣聲。

是說肉粽伯今天有點慢呢，都幾點了，他一向很準時的啊。

等修好圖了，男孩直接架好腳踏車往四周張望，「這也太安靜了吧？連台車都沒有？」

他豎耳傾聽，肉粽伯那台摩托車真的很老舊，大家都是聽見引擎聲就出來買，有沒有廣播根本沒差……可今天怎麼都過了時間還沒出現？

「搞得我都不舒服了。」男孩抱怨著，看著手機的時間，已經在這邊站十分鐘了，再等下去不知道得拖到何時。

沒得吃沒得睡，還不如快點回去，再拖下去騎回家都不知道幾點了。男孩不爽的咕噥著，準備走回腳踏車邊。

噠噠噠噠……急促的足音突然傳來，男孩往來時路望去，終於有人了，對方跑得有夠快的，不知道在急什麼。

濃霧遮去了視線，他只聞腳步聲看不到人。

「呼……呼呼……」明顯的喘氣聲傳來，聽得出來對方上氣不接下氣。

該不會是為了要買肉粽才這麼拚吧？肉粽伯又還沒到，為什麼？

「……救……救命……」

咦？男孩愣住了，他聽見什麼了？

「救命……救命啊！」男人的聲音盈滿恐懼，從霧裡清楚的傳來。

錯愕的站在原地，發生什麼事了？為什麼會有人在求救？男孩猶豫，他可不是能幫得上什麼忙的人喔，這種時候應該先閃為妙吧？

「哇啊啊啊——」

一個男人從霧裡現身，只見他渾身是血，筆直地朝男孩衝來，慘叫般的大吼，胸口有個窟窿不說，他的左半邊臉根本是被砸爛的！

而伴隨著大吼，男人伸長了手，神情猙獰的要攬抓男孩—這是開什麼玩笑啊！

唰！一股力道瞬間將男孩往後扯，他連叫都來不及，整個人根本是被往後拖的，一隻鞋就這樣飛出去落在路上，完全倒退跑。

「等……」他哪是在跑，他是被拖著走耶！

「快點跑啊！」

咦？女生？男孩嚇了一跳，半回首，「妳好歹讓我正面向前吧！」

揪著他外套的的女孩一愣，這才鬆開手，男孩好不容易才旋過身，連站都沒站穩，女孩又粗魯的抓過他的手往前衝。

「欸……」男孩呃啊一聲直接被往前拖，怎麼可以粗暴成這樣啦！

「啊啊啊——」嘶吼聲就在後面，男孩一凜，這時也只能拚命衝了。

啪啦！跑在他左手邊女孩冷不防煞車，拽過他的手臂往左邊的一條防火巷推，說有多粗魯就有多粗魯，他先是撞上外面的牆，再反彈向後，然後被女孩撞進狹窄巷弄裡。

幹幹幹幹幹！男孩心中謙了無數次，他還沒被嚇死就快被撞死了好嗎？

「妳——」好不容易得以轉身，男孩緊握拳頭想發難。

「閉嘴。」啪！又一掌直襲而來，女孩用力的摑住他的嘴。

「……」男孩瞪圓了眼，好痛啊！連摑嘴也這麼使勁是怎樣啦！

女孩左手按著，右手抵著他肩頭，直接把他往牆上壓，男孩背貼著牆，這才發現這條防火巷根本小到只有一人寬，他們兩個人光站著就有點勉強，勉強到這個女生根本是貼在他身上……嗯，咳！

「啊！啊啊啊——」男人的聲音掠過了防火巷巷口。

「嗚……嗚嗚……」

「嗚嗚……」

緊接而來的是不絕於耳的哭聲，有男有女，低泣或是嚎啕大哭都有，唯一的共同點是極為悲傷，就在外面那條路上。

「好痛啊！我好痛啊！」這個聲音歇斯底里了些，不斷在外面尖叫，「在哪裡？人呢？！」

不在這裡不在這裡。男孩緊皺起眉，不安的往外看。

霧比剛剛更濃了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只看見白煙裊裊，感受到男孩開始發抖的身體，女孩轉了過來。

噓。她食指擋唇，嚴肅的對著男孩示意。

他點點頭，這種時候白痴才會出聲吧。

遠方驟地傳來鞭炮聲，男孩差點嚇得叫出來。夜半鞭炮聲……這好像不太妙啊！

女孩繼續要他噤聲，接著居然轉身往巷口走去——

喂！男孩立刻抓住她，是想怎樣？

我沒關係。女孩回頭，搖首這麼表示著。

沒關係妳個頭啦！他緊抓著她的手腕，不打算鬆手的態勢很明顯。

「呀——呀——」淒厲的叫聲劃破天際，男孩嚇得顫了顫身子，跟著鬆開手。

這是什麼叫聲？好可怕，是女孩子尖銳的慘叫聲……不，那超出了慘叫，似乎是正在承受酷刑的尖吼。

慘叫綿延不斷，男孩尷尬的掩住雙耳，那種叫聲彷彿會穿透皮膚與神經，讓他打從心裡寒了起來。

「找……到了。」

咦？男孩倏地睜眼，看著窄小的防火巷口，曾幾何時竟站了一個亂髮覆面的女人，全身都是血，頭髮因被血液沾黏而糾結，眼窩的深黑窟窿代表……她的眼珠子被挖了！

天哪，這不可能是人對吧？！

「在這邊不要動。」女孩再度把他往牆上推，二話不說就往前衝。

什麼？男孩又在牆上輕撞了一下，這次他來不及抓住那個連臉都沒看清楚的女孩，就讓她這麼衝出去了。

「走開！聽見鈴聲了嗎？你們走錯路了！喝啊——」

喝啊什麼？功夫少女嗎？男孩僵著無法動彈，他從來就不是什麼見義勇為的人，也不是什麼厲害的能手，是個跑一段路就會氣喘吁吁的肉咖，路見不平保證不會拔刀相助，更不要說外面那些不是人啊！

簡直不敢相信，會遇鬼的不是綠林或烈火他們嗎？什麼時候輪到他了？這條路他走九百遍了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啊！

他討厭阿飄，這種不科學的東西堂堂駭客怎麼會信，要不是之前有同事遇到，他根本打死都不想相信。

叮鈴，遠方真的傳來鈴聲，伴隨著未止的鞭炮聲，而且還有許多雜沓步伐，聽起來陣仗不小。

又來了嗎？

唰，光線被遮去，女孩跑回了巷子裡。

再等一下下。她用嘴形說著，同時又比著噓。

等？他當然等啊，因為他什麼都不會，幹麼要出去呀！

他總算瞭解「度日如年」這句成語的真諦，窩在狹窄的防火巷裡，耳邊聽著慘叫聲與哭泣，雖然聲音漸漸被鈴聲取代，但他還是覺得骨子裡瀰漫一股寒意，手腳都不能自制的發抖。

為什麼沒有一種程式，可以直接把這些什麼鬼呀怪的一鍵 Format 呢？

大概過了一世紀吧，他覺得可以破十關副本後，女孩緊張的往巷口移去，偷偷的往外瞥了眼。

「欸。」她回眸朝著他招手，意思是可以了。

確定可以嗎？男孩不安的回首看著另一頭黑暗的巷子，事實上他一直很怕後面有東西衝進來，被前後夾擊那就死定了，幸好烈火說過阿飄們都有執著的事，所以可能不會想這麼多。

好！他戰戰兢兢的往前，女孩早已走出。

霧比剛剛退了許多，至少可以看得見兩旁的房子，長長的石板路上除了他們外，遠處還有一大群人，伴隨著鈴聲，緩緩往另一條彎道而去。

「你瘋了嗎？這時候居然敢在大街上走！」女孩終於定神看向他，劈頭就是這麼一句。

「為什麼不敢？我很常來，每次都這時候回去啊。」他可無辜了，「我從來沒有遇過『那、個』。」

「今天送肉粽，早就發佈路線圖了，誰敢隨便出來。」女孩不可思議的瞅著他，「你不是這裡人嗎？」

他搖搖頭，「誰要送肉粽？我剛剛本來還想買幾個吃耶。」

女孩瞪目結舌的看著他，後退一大步再從上到下將他打量了一遍，這男生長得很可愛，眉清目秀的，但是怎麼這麼遲鈍呢？

「你不知道什麼是『送肉粽』嗎？」她又試探地問了一次。

「怎麼會不知道，就字面上的意思啊，肉粽伯今天大放送嗎？他中樂透喔？」他一頓，「不對啊，『那個』出現跟他送肉粽有什關係？」

唉，女孩用一種無奈至極的模樣搖了搖頭，「你果然不知道。」

「怎樣啦！」男孩不爽的問著，「送肉粽送肉粽，我國文是不好，但不代表聽不懂話好嗎？」

「這跟中文程度好不好沒關係，這是……一種習俗。」女孩嚴肅的湊前，「肉粽長怎樣你知道吧？」

男孩翻了個白眼，「想打架嗎？」

「剛剛你看到的就是送肉粽的隊伍，人們用肉粽，象徵某種特定死法的人。」女孩做了個提起東西的動作，「繩子，肉粽。」

她比比無形的繩子，再比比下頭的肉粽，男孩先是疑惑的蹙眉，瞬間豁然開朗。

「妳說上吊的嗎？」

「噓——」女孩簡直花容失色，「不可以提！你是怎樣，剛剛遇到的還不夠嗎，怎麼在這時提那些字！」

「不是啊，那明明就是上一唔！」

話沒說完，女孩立刻撲上前，雙手蓋住他的嘴。

「閉嘴！」女孩咬牙切齒，驚惶的左顧右盼。

男孩從她冰冷發抖的手完全感覺得到她是真的在害怕。

好啦，不說就不說。他點點頭，保證不再提相關字眼。

「所以，送肉粽就是送那些人離開的意思？」男孩不解回首，「要送去哪裡？」

「送到海邊，這叫送煞。」女孩略鬆一口氣，開始張望，「你是外地人，那你怎麼來的？」

男孩指向了停在五公尺處的腳踏車，一拐一拐的朝腳踏車走去。他的鞋子咧？剛剛被這粗魯女生一拖，害他鞋子都飛了。

「對了，」他微微一笑，「我叫冰山，妳呢？」

她有點錯愕，「這是本名嗎？誰會叫這麼奇怪的名字？」

「我把它當本名。」他聳個肩，露出的酒窩可愛到令人著迷。

女孩跟著笑了起來，扣掉行為跟想法怪怪的，這個男生超正太系的，好可愛喔。

「妳呢？」冰山再問，幹麼不說？

「我才不會在這裡講名字咧！找死嗎！」她又用奇怪的眼神看他，「你對習俗禁忌什麼的不太懂厚？」

「我不懂，懂那個幹麼？」冰山開始四處找鞋子，「我啊，只要懂 0 跟 1 就好了……啊！鞋子！」

他的鞋子居然在腳踏車後方這麼遠，是被踢到那邊去了嗎？冰山趕緊跳呀跳的上前，欲要彎身拾起的身子卻僵住……這什麼？

那個確實是一隻運動鞋，但已經被撕得碎爛，幾乎只剩下鞋底，上方的鞋身僅剩樁頭殘存。

這可不是一般的帆布鞋，而是運動明星代言的專業運動鞋，這麼厚的鞋怎麼會……他想到那淒厲的慘叫聲，渾身是血、失去一半腦殼還能朝他跑來的男人——

他緩緩看著走來的女孩，「他們不是路過？」

女孩嚴肅的搖了搖頭，「我剛說了，這是送煞，因為煞氣太重，怕他們抓交替，所以必須辦法事送他們出海。」

「抓……交替。」他查過這些字眼，就在之前綠林他們遇到阿飄時，聞言忍不住喉頭一緊。

「這是你常穿的鞋子嗎？長期沾染人氣，所以他們會認為是你的一部分，因此爭相搶奪。」她制止冰山撿拾鞋子，「上面煞氣這麼重，就不要了吧。」

冰山感到非常不舒服，換句話說，如果他傻傻的繼續站在路上，那之前外面那些慘叫的、嘶吼著，全部都會要找他做替身嗎？

想起曾聽見有人在問「在哪裡」，該不會是問他吧？

「我的天哪！」冰山打了個寒顫，「我剛剛該不會差點出事吧？」

「哎呀，恭喜你終於說對了一件事。」女孩用很誇張的口吻說著，「真的很蠢耶你！」

「喂……喂喂！」冰山不爽的轉頭，「我說真的，世界上還沒有人說我蠢過，妳知道我是誰嗎，我是一」世界排名前幾的駭客，令各國頭疼不已的傢伙，入侵五角大廈根本一小塊蛋糕。

但這麼高超的技巧卻是遊走在犯罪邊緣，他當然不能說。

「你是個差點就被煞到的白痴。」女孩走向他立在一旁的腳踏車。「走了。」

「那我的車—嘆，我的車沒事？」他仔細看著腳踏車，居然毫髮無損。

「大概鞋子穿得比較久又接地氣吧。」女孩忽然移動他的腳踏車，自然的跨坐上去。

「腳踏車不過是交通工具，可能沒那麼重的人氣，但找也是亂猜的啦。」

「喂喂，妳要幹麼？不要動我的車子！」冰山嚇得往前衝，一把握住龍頭，「我可以用別的方式謝謝妳，但這台車不行，我還要回家耶！」

總不會要他步行回去吧？騎回去要一小時，走回去那他乾脆在這裡等天亮算了……嗚，他不要在這裡看日出啦！

「說什麼啊，上車，我送你回去。」她認真的說著。

「妳送我？妳幹麼要……」冰山飛快轉念，這女生比他熟什麼送肉粽又好像不怕阿飄，讓她送也不錯，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。」

「會怕就好。」她沒好氣的扯了嘴角，「你住哪裡？不遠吧？」

「住 J 市，騎過去要一小時。」他還算體貼，但卻露出一副怕遭遺棄的小狗模樣，「如果太遠的話我自己回去也是可、以、的、啦！」

唉唷，看著那模樣誰還能拒絕呀，簡直就是天真無敵的臉龐啊！

「你沒鞋子這樣騎回去會受傷，再來我也不放心你這種白目繼續在外遊盪。」她實話實說，「至少我比你知道怎麼保護自己，我們從另一條路走，不要跟送肉粽的路線重疊，會晚一點點到家，行嗎？」

可以可以！冰山點頭如搗蒜，只要大姊願意送他回去，多繞兩小時都沒關係，反正又不是他騎車，嘿嘿。

只見女孩將腳踏車調頭，要從他來時的路回去，冰山不太瞭解那邊還有什麼路，但這個女生應該不至於把他賣掉。

上了車，女孩輕快地騎著，經過了剛剛讓他嚇到的路口。

「那個是什麼？」他指了指，車子向左拐。「奇怪的竹子，上面還綁金紙。」

現在她走的是剛剛騎過來時看過的右彎岔路。

「那是青竹符，送肉粽時各路口鎮守的，看到那個就該知道今晚要送肉粽了，不過如果你毫無概念，那就沒辦法。」

「我是沒概念，但我回去會查。」他認真回應著，「妳不是說這種時候不會有人出來嗎，那妳這麼晚還在外面晃！」

「我是來不及回去好嗎？本想找個地方先躲一下再回去的。」她揚聲，腳踏車的速度讓他們置身在風中。「如果我早一班車回來，就能搭到末班車了。」

「喔……」冰山突然一怔，「不對啊，那妳送我回去後要怎麼回家？」

現在都午夜了耶，這樣等再度回到這裡都快天亮了吧？

「你就不必擔心我了，我可以在那邊落腳，有便利商店我就能休息了。」她笑得自然，「你剛好給我提個醒，我還沒找過J市呢！」

找？找什麼？腳踏車突然壓到反光錐，車子劇烈左右蛇行，女孩趕緊穩住車子，冰山差點從後座飛出去，情急之下抓住了女孩的腰際。

「呃，我不是故意的！」冰山趕緊鬆手，有點不穩的在後面晃著。

「哎呀！你抱著我啦，你這樣我反而不穩！」女孩哇哇大叫著，「抱好！」

冰山趕緊坐正身子，也不敢真的抱，而是雙手輕扶著她的腰身……好瘦喔，身材好像不錯。他默默的低著頭，不知道自己臉紅了半邊。

氣氛變得有點尷尬，不過只有後座的男孩自己在害羞，前面的女孩依然賣力踩著腳踏車，深夜路上都沒人，加上今夜送肉粽，很少有入車會接近這一帶，他們可以自在的馳騁在馬路上。

「那個……咳！」冰山自己開口化解尷尬，「妳剛剛說……在找什麼啊？」

「喔，我在找我表妹，她失蹤了。」女孩提起這件事，聲音低了幾度，「說不定跟你遇到是緣分，她搞不好就在J市，大城市嘛。」

「失蹤？有報警嗎？」冰山睜了眨眼，「妳表妹小妳很多嗎？是怎樣不見的？」

「她比我小一歲而已，莫名其妙就不見了，只說要去打工，卻再也沒有回來。」女孩嘆了口氣，「報案也沒有用，不會有人在乎我們的。」

「說什麼啊！」冰山倒是積極起來，「欸，我說不定可以幫妳找人喔。」

駭進監視器這根本家常便飯，當鋪一天到晚沒少叫他駭好嗎。

軋一腳踏車急煞，冰山整個臉撞上女孩的背，靠！

「真的嗎？」女孩轉過身，喜出望外，「你要怎麼幫我找？」

唉唷！冰山摸著鼻頭，皺眉望著一臉燦爛的女孩，是有沒有這麼激動啊？

「我……電腦滿強的，可以試著幫妳找，還有我工作的地方每個人都很厲害。」冰山不好說自己是駭客，只能努力裝成普通十七歲男孩。

「電腦強？」女孩瞬間垮下臉，「電腦強是要怎麼幫我找妹妹啦！」

「喂，妳態度很差耶，我說可以就可以！」冰山拍拍胸脯保證，「為了答謝妳剛剛救我一命，我一定幫妳找到。」

女孩望著雙眼熠熠有光的冰山，心裡有些小感動，「我救你不是為了這個啦，只是想說怎麼有人這麼蠢，送肉粽時還在大街上……」

「我後面那句當做沒聽見。」冰山撇了撇嘴。

「那就謝謝你了。」她泛出一抹粲笑，「原來有人幫忙感覺這麼好。」

冰山的驕傲感油然而生，這女生笑起來很甜耶，而且被妹感謝還挺爽的。

他們繼續往前行，冰山則開始收集資訊。

「我需要妳妹的名字、照片，妳說她是去打工後不見的，那打工的地方有去問過了嗎？」

「問不到，那個人不見了。」女孩口吻變得氣憤，「我覺得那是假帳號，我私他都沒有回我，也沒再上線。」

嗯？冰山聽著怎麼有點怪怪的。「所以妳表妹不是去速食店或便利商店打工那類的？」

「她接網拍，就是去當模特兒。」女孩頓了幾秒，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但是她之前已經拍過幾次都很正常，我們根本沒想到會出事。」

「我沒想什麼啊。」冰山只覺得這行業是高風險類型，「所以妳也找不到攝影師或是當初介紹她工作的人嗎？」

「完全找不到，我 LINE 還被封鎖，怎麼傳都不讀不回。」女孩越想越氣，「我只能從之前有的資訊去找共同朋友，但也是徒勞無功。」

「徒什麼？」冰山嘆了好大聲，「誰老公？」

女孩困惑了幾秒，「……徒勞無功啦，就是我找的線索都沒有用就是了。」

「沒事撂什麼成語啊！」冰山嘆了幾聲，「我需要她的帳號，還有那些介紹者的資料，以及她最後可能出現的地方。」

「有有，我等等轉給你。」她開心的說著，聽起來還滿有模有樣的呢，或許這個男生真能幫上忙。

難道……他在徵信社工作嗎？

思及此，女孩興奮地越踩越快，很快地過了橋，進入 J 市，並在冰山的指引下一路往「交換當鋪」的方向前去。

一小時後，女孩停下腳踏車，看著遠處那棟中式古典建築，嘴巴有點合不攏。

「當鋪？」她很認真的轉頭看著跳下腳踏車在做伸展的冰山。

「對啊，外觀有沒有想像電視裡演的那種古代建築？他指向門口的燈籠，「我住在裡面，在當鋪工作，我們當鋪什麼都當，什麼都收喔！」

她挑高了眉，「我請問當鋪是要怎麼幫我找人？你負責什麼？」

「唉唷，我們當鋪不一樣。」冰山擺擺手，「解釋起來太複雜了，我只能告訴妳，交換當鋪裡臥虎藏龍！」

他驕傲的抬起下巴，自信之色溢於言表，女孩默默的看著他，有種眼神死的感覺。

「喔。」這句保證讓她有氣無力，期望過高得到的結果令人備受打擊。

「妳態度真的很差耶，等我找到妳表妹妳就知道了！」他拿出手機，「現在可以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了吧？」

「宜珊，林宜珊。」女孩大方的說：「我表妹叫孫慧玲。」

她拿出手機與冰山交換 LINE，也交換了電話，順便把孫慧玲的臉書資料都給他。

「好，我有消息會跟妳說。」冰山回頭瞥了眼當鋪，「妳要進來吃點東西嗎？現在有宵夜可以吃。」

「不了，就送你到這裡。」她下了腳踏車，把車子牽給他，「我還要去找我表妹。」

「半夜找什麼，而且妳要住哪裡？」冰山轉了轉眼珠子，「我可能有地方能讓妳住喔。」

嗯……林宜珊望著冰山，眨著眼有點羞赧，「不、不好吧。」

「不……啊啊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真的不是！」冰山連忙搖手，瞬間滿臉通紅，「我是說當鋪裡應該還有空房間可以讓妳住，只是要先跟老闆說一聲……」

林宜珊覺得有點好笑，咬了咬唇，她覺得自己一定也臉紅了。

「不必啦，我盡量不想麻煩人，而且這樣好像在給你壓力，你願意幫我找已經很好了。」她頷首，「我適應力很強的，絕對能照顧我自己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冰山憂心的趨前，「妳一個女生—」

「少小看女生。」她挑高了眉打斷他的話，「你晚上可是被我救了喔！」

唔，一提到晚上那些，冰山又打了個哆嗦，心裡直發毛。

「是是是，確實被妳救了，要不然我現在可能已經掛了，就是這樣才要報答妳啊。」冰山誠懇的一鞠躬。「謝謝！」

「唉唷，這麼正式好怪喔。」林宜珊反而被弄得不好意思。「就、就這樣，你快回家，這麼晚了……」

「妳一個人真的OK？」冰山還是不放心。

「很OK的！」她豎起大拇指，「我很靈活，而且也會一點點對付『那個』的招式。」

喔喔，這他相信，雖然還不知道她是用什麼方法面對阿飄們，但剛剛她的確出去擋下了那些要人命的傢伙。

為了不再讓冰山擔心，林宜珊揮手道別後轉身就跑，避免了一再的推託。

冰山牽著腳踏車並沒有要追的意思，因為即使他話說得很漂亮，卻不能在沒跟當家的報告前，便擅自帶外人回「交換當鋪」。

「交換當鋪」裡有太多亂七八糟的典當物，萬一引狼入室就不好了。

明天再爭取看看吧，說不定大當家會答應，畢竟一個女生在外面流浪實在不太好。

牽著腳踏車調頭，丟去一隻運動鞋的冰山一拐一拐的往當鋪方向走去，路上的碎石扎得他腳底板生疼，但想到那隻運動鞋的慘狀，一股惡寒再度襲上，好像閉上眼，就可以看見那淒厲大吼的男人，帶著全身的血朝他撲來。

送什麼肉粽啊，誰曉得那什麼東西啦！真討厭！

第二章 隱藏的危機

清晨七點，冰山覺得他才剛閉上眼，門外就傳來驚天動地的敲門聲了。

砰砰砰砰—砰砰砰—

「起床了！死阿宅快起床了！」

外頭瘦削的男孩非常勤快的死命敲、用力敲，就怕吵不醒裡面的人似的。

二樓長廊中間的房門開啟，文質彬彬的男人步出，蹙起眉扶了扶眼鏡，「是什麼十萬火急的事，非得叫他起床？」

冰山的作息日夜顛倒大家都知道，早餐他向來很少跟大家一起吃。

「八風要我來叫他的。」烈火回頭聳了肩，「一定要把他挖起來不可。」

「今天有什麼大事嗎？」綠林思忖著，平常不需要阿宅出馬啊。

冰山是一名駭客，沒電腦等於廢物，他的工作環境當然是要窩在那滿是電腦的房間裡。

「我不知道，但八風說一定要叫他起來。」烈火繼續使勁敲門，「喂，起床了死阿宅。」

聽著這中氣十足的聲音，綠林失聲而笑，「你全好了嘛。」

「嘿嘿……」烈火得意的回頭，還擺了個帥氣的姿勢，「開玩笑，我什麼體質！那區區後遺症怎麼可能會對我造成什麼影——」

「你躺了一個月，我上次才躺一星期。」要算是嗎？天底下有誰算得過他綠林。

烈火不滿的回身，雙手叉腰，「喂，我借的是再生能力耶，那是多威的力量，付出的代價當然大啊！」

但想到臥床一個月，真的痛苦異常。

一個多月前，他遇上了詭異的事件，簡單來說就是被阿飄跟了，爾後為了調查相關事宜，避免自己被傷害，他跟當鋪租借了別人典當在這裡的東西。

「交換當鋪」不同於一般當鋪，萬物皆可當，不管有形或是無形物，可以單純的典當汽車及珠寶，也能典當記憶、感情、健康，但凡具有價值，「交換當鋪」就會收，但最大前提是必須具備價值，而價值的衡量，當然就在大當家閻牡丹手上。

他跟當鋪租借某位客人暫放的「自動再生能力」，這個能力的確讓他在遭遇幾次死亡的歷程時，因為這份再生能力可讓傷口急速癒合而不致死，不過感覺放大這件事太折磨人了，刀片割到卻跟骨折一樣痛！

因此事件一結束他就火速歸還能力，結果自己的身體並非因應能力而生的，導致能力一交還便氣力盡失，意識雖清楚但無法動彈的卡在床上一個月，真的是太折磨人了。

「沒借你現在就只剩個牌位了……」綠林聳聳肩，「我先下樓了。」

「不幫我一起叫喔？」烈火嚷著，「他要叫不醒我怎麼辦？門又鎖著！」

只見綠林早背對他往樓梯走去，不忘朗聲傳授祕技，「你斷他網路線啊。」

哎呀，這招好！烈火立刻抬頭看向天花板的電線，這線應該隨便剪就可以一剝啦！眼前紙門驟然拉開，出現一張頂著黑眼圈的臉。

「你敢！」冰山殺氣騰騰。

「唷，起床啦！當家的勒令你得下樓吃飯，不甘我的事喔。」烈火笑看著他，「你是沒睡嗎？」

「吵死了！我才剛躺下去耶！」冰山忍不住大聲嚷嚷，「我又不吃早餐，幹什麼——」

話突的收口，冰山的眼神越過了烈火，自他肩後瞄去。

喔喔，不必回頭烈火也知道誰來了，他向後退了幾步，暗示冰山不要拖，隨即旋過腳跟。

十公尺的長廊盡頭便是樓梯口，正站著西裝筆挺的男人，頗長健壯的身材，一束紮在後腦且長度及腰的銀色長髮，顯出其剽悍性格的面容，只要不笑看上去就會令人望而生畏。

「八風早。」烈火輕快的打招呼。

「早。」八風嘴角始終掛著淺笑，因為他知道自己不笑時太嚴肅。

冰山有氣無力的想要回身繼續去睡，他真的覺得超累……昨天半夜回來後去廚房拿宵夜，先查了林宜珊給的資料，再駭進孫慧玲的所有社交帳號，還沒查到半根毛他就覺得睏得要命，渾身發冷，耳邊一直響起那可怕的慘叫聲。

什麼時候睡著他也不知道，但睡得很不好，總是夢到自己又站在那條路上，霧裡衝出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人朝他撲來。

「冰山，下樓。」八風遠遠的喊著，「別逼我扛你下去。」

「我很累耶！」他哀怨的前額朝門框撞，「沒什麼大事不要……」

嗯？自己是不是有什麼要跟大當家講來著？哎呀，林宜珊的事！

「冰山。」這兩個字音調低了幾度。

「好，馬上來，我洗個臉。」冰山回答得飛快，讓八風反而有點起疑。

這小子一定有事，自己都已經做好扛他下樓的打算了，怎麼突然這麼快就甘願？

不過說歸說，每個人住的都是套房，現在冰山回身進房流連，天曉得會不會等等又躺進被窩裡。

一分鐘後，男孩確實活蹦亂跳的走出來，八風可真覺得今天要下紅雨了。

「幹麼這樣看我，不是要吃早餐嗎？」冰山輕快地掠過他面前，直接下樓。

「你有什麼事要求當家的吧？」八風穩穩跟在後頭。

咦？冰山倏地回頭，一臉「你怎麼知道」的神色。

小朋友就是小朋友，未免也太好捉摸了，八風微笑搖頭，叫他走快一點，不要等當家的早餐上桌人才到，等等倒楣的可是自己。

餐廳在二樓，與廚房一牆相鄰，「交換當鋪」沒有聘請其他廚師，八風是管家與守衛，原則上扣掉冰山，大家都會一起吃早餐，這是聯繫感情與匯報的時刻。

「早！」冰山一溜煙進入餐廳時，餐桌內側靠牆那兒的十三歲女孩硬是愣了幾秒。

她拉開椅子都要坐下了，看著冰山滑步到自己的位子邊，很哀怨的看著空無一物的餐桌。

「老大，」他看著對面的女孩，「我沒有餐具。」

「你殘廢喔，不會自己進去拿？」坐在外側桌邊正中間的烈火叨唸著。

「沒關係，我去拿就好。」閻蘿多看了冰山一眼，「你怎麼會下來吃早餐？」

「我叫他下來的。」廚房走出端著蒸籠的女人，圍裙下身著深藍旗袍，隨意盤起的頭髮更添幾許性感風情。

閻牡丹，「交換當鋪」現任大當家，高貴氣質與銳利雙眸，行事雷厲風行，如此才能獨撐「交換當鋪」。

「交換當鋪」傳了數百年，大隱隱於世，作業一如平常的當鋪，唯每代掌櫃獨具慧眼，能判定出典當物的價值優劣。

閻家掌櫃傳女不傳男，現任掌櫃是閻牡丹，下任掌櫃便是現在唸國一的閻蘿，只要具閻家血統都能有機會入主當鋪，但這看得是天分與資質，而其中能看出無形物的價值才是最困難的。

閻牡丹算是近代少見的高手，判斷力極為敏銳，野心也不小，閻蘿小妹妹雖是國中生卻也不容小覷，評鑑典當物的眼光更為上乘，因此大家都尊稱她一聲「老大」。

閻蘿默默閃身進廚房拿餐具，姑姑有叫冰山哥哥下樓吃飯也不提前跟她說一聲。匆忙的準備好餐具，兩隻小手一口氣抱不了這麼多東西，才旋身，手臂夾著的盤子竟硬生生滑下——一隻大手輕鬆的接住，閻蘿嚇得僵著身子，看向不知何時跟在她身後的八風。

「我來吧。」八風微笑，「這種事交給我就好了。」

「八風哥哥。」閻蘿看著他就會浮現崇拜的眼神，怎麼有這麼厲害的人呢！「你幫我拿那個盤子就好了，謝謝。」

聽聽這甜得膩死人的叫聲，外頭的烈火好笑的嘆噓一聲，對著左手邊的綠林也說了句「謝謝」，聲線音調模仿得唯妙唯肖，這可是烈火的專長。

對面的閻牡丹利眼一掃，烈火也只是吐吐舌，搔著頭灌了一大口水。

「哈啊……」右手邊的冰山非常沒禮貌的張大嘴打呵欠，要不是蒸籠未開，烈火真想塞一個進去。

終於，「交換當鋪」的員工盡數到齊，長桌外側的男人們全是員工，分別與交換當鋪簽約，將自己當給當鋪，換取工資與在這裡生活，全屬自願性質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故事。

氣質出眾智商很高、為人超刻薄還有單數恐懼症的綠林，擁有精準投資眼光，也是交換當鋪的精算師。

烈火以模仿為優，身材瘦高，這正是他能扮女孩子的利器，從動作到聲音皆能模仿到連親人都難以辨認的地步，不過個性……就是如火般的性子，沒耐性又衝動，還有非常討厭穿衣服的暴露癖。

至於永遠夜貓子的冰山是阿宅一名，生活日夜顛倒，作息亂七八糟，但卻是個厲害的駭客……嗯，電腦很厲害，其他就很糟糕，尤其是中文程度，糟到一種令人髮指的地步。

「起筷。」閻牡丹掀開蒸籠，當家的先動筷，其他人才能吃，這是當鋪規矩，「烈火，你等等還有一碗藥要喝。」

「是。」烈火心底自然盈滿感激，借用能力的淒慘下場，若不是當家的細心調養，他哪能這麼快就活蹦亂跳。

「交換當鋪」的廚房是由廚藝精湛的閻牡丹掌杓，她總是可以變化出各式菜色，並且針對各個員工的身體狀況加以調整，像烈火之前借用能力後的虛弱都是由她一手調理。

閻牡丹朝冰山瞥了眼，這小子人是在，但魂好像還沒回來，沒動筷沒喝東西，雙眼迷濛地盯著自己的盤子；她再往另一邊看去，挺拔的管家八風依然在為大家烹煮最重要的咖啡。

「八風，等等給冰山兩份。」她輕聲交代。

「是。」八風早就準備好了。

「嘎？」冰山抓到尾音，「我討厭喝咖啡！苦死了！」

「許你加糖。」閻牡丹眼神落在他身上，「你昨天幾點回來？」

「三點半。」冰山扭了扭頸子，「所以到底為什麼今天要叫我吃早餐啦，昨天回來我就吃過宵夜了啊！」

三點半啊，綠林嚼著美味的小籠包，大當家手藝真不是蓋的，連小籠包都能做得這麼美味……不對，那小子半夜才回來是在搞什麼鬼？

八風端著咖啡壺先到冰山身邊，這當然是閻牡丹示意，否則再怎樣第一杯都必須為當家的斟倒才是。

一整個馬克杯的 Double Espresso 咖啡，加上一包糖，冰山用看的都覺得苦。

「你是去約會嗎？」閻蘿突然蹦出這麼一句，冰山瞬間清醒。

他僵著身子瞪大眼睛，「約約約什麼會？！」

「老大，這小子的女朋友是電腦。」烈火咗了聲，「這種阿宅怎麼交女朋友啦！」

「那為什麼最近都好晚回來？」閻蘿不解的看著他，她也知道冰山哥哥……不，她覺得這間當鋪的人都很難有對象。

不是長得不好，而是個性差，這沒救的。

「我有自己的事啊，說好不過問的。」冰山朝閻牡丹挑了挑眉，當年簽約時這是條款之一。

「是，不過問，你的事我們最後再來談。」閻牡丹接口接得順當，「最近當鋪有些麻煩事，需要大家提高警覺……總而言之，有同業在中傷我們，甚至不惜動用下三濫的手段。」

她一邊說時，八風也從口袋裡拿出幾份影印複本，一一交給桌上的夥伴。

紙張打開是恐嚇信，閻蘿自然早就知道，因為信還是她拿到的，報紙剪貼，也真難為這位幕後藏鏡人了。

「什麼年代了還能找到報紙剪貼哩？」綠林果然第一件事是留意到印刷體，「原信件有保留嗎？」

「保留了，但這件事我不想鬧太大。」閻牡丹幽幽的說：「我想我們可以自己找到是誰幹的。」

話音剛落，她眼尾瞟向了冰山。

「行，我查一下監視器就行了……在我們信箱拿到的嗎？」冰山早把紙張扔到一邊，這種實證對他來說沒什麼意義。

「對，我拿的，可是八風哥哥看過監視器了，那個人帽子衣服都遮掩住臉，所以……」閻蘿也只能聳肩。

只見冰山劃上微笑，這怎麼可能是問題呢。

「這年頭連當鋪都這麼競爭啊，威脅我們安分點，我們一向很安分呀！」烈火不解的反覆看著威脅字眼，「難道是因為我們業務範圍比較廣嗎？」

「或許吧，之前發生的事件，讓當鋪的名聲遠播，近來生意變得很好……包括另一個世界。」閻牡丹提起這件事時，嘴角掩不住笑，「果然人界以外的典當品豐富得多。」

閻蘿皺著眉頭看向她，「姑姑，有的東西很可怕耶！」

「哎呀，習慣就好。」閻牡丹從容的拍拍姪女，「當然我也會加強防護，好好保護那些典當品，還有綠林跟烈火之前都撞鬼，消息已經傳遍三界了，最近當鋪附近變得不太乾淨，要請各位多留意。」

多麼自然的對話啊……綠林舉杯的手都凍住了，烈火一時還怕自己聽錯，閻蘿在一旁哀聲嘆氣，八風則在為大家斟完咖啡後，從容的坐在長桌前端。

「等等，我怎麼覺得妳用很平常的口吻在講一件其實很危險的事？」綠林可不是傻子，「妳是在說我們附近有很多阿飄，叫我們小心不要被纏上、跟上或附身嗎？」

「馬的！一次就夠了，我才不想再遇到咧！」烈火緊張的甩下筷子，「這種事哪能說得這麼稀鬆平一！」

鏘，烈火的發難沒有結束，隔壁的湯匙陡然掉上碟子，讓閻蘿發出了驚呼。

她嚇得跳了起來，「冰山哥哥幹麼嚇人啦！」

嚇人？冰山望著自己的手，他哪是嚇人，他是被嚇的那個好嗎！昨天遇到那些東西的恐懼感再度襲來，大當家說什麼？當鋪附近也有？！

「都會給大家護身符的，不要擔心，也盡量不要撞欸。」八風永遠是最從容的那個，「綠林之前會遇到是因為唸了惡夢出賣的字，烈火呢，你踩了人家的冥紙灰……」

「我哪知道那不能唸啊，貼那字條在上面的人才有問題吧！」

「走在路上誰曉得會有人燒什麼冥紙啦！」

兩個人不平的發難，一想到可能再遇到什麼魍魎魑魅，不禁冷汗直冒。

「總之就是多留意，說了會給大家護身符——特別訂做的。」閻牡丹依然一派從容，「如果聽到或知道有什麼不祥的事，大家先避開，多留一份心。」

閻蘿一派哀怨，「例如？」

「例如像……嗯，對！就像昨天有送肉粽的隊伍，這種事情一旦知道，請大家提早回家。」八風穩重的提醒，「還有路口的店家有喪，預計四天後出去，那天大家也要留心。」

「送肉粽？」冰山聽見了關鍵字，「你們也知道送肉粽？」

一桌的人莫不轉頭看他，完全理所當然，「知道呀，不就 E 鎮的事。」

「昨天晚上十一點開始送的啊。」連烈火都知道。

「主家的丈夫上吊自殺，遺孀異想天開來典當那根繩子希望化煞，我實在是很想翻白眼，這是化煞還是過煞啊？」閻牡丹提起這件事還不太高興，「我告訴她，她必須送肉粽才能徹底化煞，我們當鋪怎麼會收這個？」

送肉粽是大當家建議的，因為對方想到當鋪典當上吊繩子？這是腦子有洞吧？冰山打了個寒顫，真的從骨子裡發寒。

「厚！怎麼就沒人說一聲呢？」冰山搓著雙臂，「我昨天遇到了啦！」

一時間，桌上的人反應不及，不明白他遇到了什麼，因為 E 鎮離這裡很遠。

「遇到誰？遺孀嗎？」閻蘿好奇的眨眨眼。

「管他什麼霜還是冰的，我昨天遇到送肉粽了啦！」冰山嚷嚷，「超可怕的，我什麼都不知道只是站在路上，結果有個渾身是血的男人朝我衝過來—」

唰啦！閻牡丹是直接瞪大雙眼跳起來的，接著是八風，椅子推開聲此起彼落，他們驚愕的看著抱怨的冰山，這舉動卻嚇得他有點莫名其妙。

「你站在路上？」烈火簡直不敢相信，「你站在送肉粽的路線上？！」

「當然是在路線上，都看見阿飄了。」綠林噴噴搖頭，「看不出來你膽子挺大的嘛。」

「大個頭啦，我的運動鞋……就你去年送我的生日禮物那雙，有一隻被撕爛了！」

冰山想起來就後怕，「要不是有人幫我，我現在……」

他完全不敢想像要是只有自己一個人會發生什麼事。

「撞煞了！所以鞋子才會被撕爛，因為那些煞想要抓交替吧。」閻牡丹相當緊繃，也慶幸現在這小子好端端的坐在這兒，「誰救了你？」

冰山把昨晚一切和盤托出，從男人奔跑至莫名哭聲、慘叫聲等等，以及女孩的相助，甚至送他回來這些，一五一十的道盡。

餐桌上的氣氛變得嚴肅凝重，因為這根本是正常人不會去碰觸的大忌。

「我沒想到你不知道這件事……不，是我沒料到你會出門，還去到那麼遠的地方。」閻牡丹必須承認她很想問他去那邊幹麼，但約定就是約定，她不得過問。

「你差點完蛋了吧？會死嗎？」閻蘿好奇的問：「冰山哥哥會跟那隻鞋子一樣嗎？」

冰山一怔，被撕碎嗎？這也太可怕了吧！

「老大別嚇他了，沒看到冰山一臉慘白了嗎？」烈火難得有同事愛，「我覺得他不知道送肉粽是正常的，以他的常識差不多就到這兒了，只是誰會想到他居然半夜出門還去那裡。」

「什麼叫我的常識就到這兒了？我也沒半夜出門，只是晚回來罷了，而且我又沒收到通知，要是有的話，我隨便查一下就知道！」冰山哼了一聲，「你們少小看我，我要是願意的話，會讓你們刮目相看的！」

「哇！」綠林立即掌聲鼓勵，「難得用成語而且正確耶！」

「那是小學程度的吧，不會也太慘了。」閻蘿沒好氣的咕噥，綠林哥哥讚賞什麼啊。

唉，閻牡丹瞥了閻蘿一眼，婉轉婉轉，怎麼這孩子說話就這麼直，總改不了這種直接拿刀射人的習慣呢？

「不過當鋪裡有防護，我想邪物是進不來的，而且我看冰山……」八風打量他，「好像也沒什麼事。」

「因為有人救啊！我還沒被撲上就被拉走了，後來也是那個女生出去解決……嗯，是解決嗎？」冰山思索著在防火巷裡的記憶，「她好像是趕他們走，說什麼快回到隊伍去。」

烈火夾了塊爽脆的蘿蔔，喀滋喀滋的咬著，「因為送煞啊，就是道士們要送那些煞氣重的阿飄出海，大家盡可能和諧的一起走，有的阿飄可能畏懼或討厭，會衝在前頭，那時在路上的人就叫撞煞了，就你！」

「你算命大，遇到高人了。」綠林心裡著實也不安定，「但真的都沒異狀嗎？疲憊或什麼的？」

「我一直都很疲憊……林宜珊也不是什麼高人，她有說她會一點，還有什麼護身之類的。」冰山泛起淡淡的笑容，「但我知道自己要很感激很感激她……」

「她是把煞趕回隊伍裡去吧，讓他們跟著離開，一般要接送肉粽案子的人也不能是普通道行，她不是高人這點也沒說錯。」閻牡丹嘆了口氣，「你喔……我本來就是要叫你最近不要這麼晚在外面遊盪，沒想到你會正面衝向送肉粽。」

「我沒衝啊！是他們朝著我……好啦好啦，昨天被嚇得半死，我知道了。」冰山主動放軟姿態，「為了謝謝那個女生，所以我答應幫她找人。」

嗯？八風心思轉得快，看來這就是讓冰山下樓的主因了。

「別亂接工作啊。」綠林腦子也不慢，他可不想幫無謂的忙。

「她表妹失蹤了，憑她一個人要怎麼找？我幫一下又不會怎樣，保證不影響工作！」冰山閃亮的雙眼看向閻牡丹，「如果她需要一個地方落腳的話——」

嘖，原來打的是這個如意算盤啊。

閻牡丹沉吟著，這小子真幸運，迎面衝向送肉粽的隊伍還能全身而退，的確多虧那個女孩的幫忙，但「交換當鋪」是什麼地方？這裡除了接受人類的典當物外，也有鬼界妖界……太多東西在當鋪裡，怎能任意讓外人進出。

「我可以替她安排住處，但是住進當鋪，不可能。」閻牡丹也把話挑明了，「冰山，你知道規矩的。」

「知道知道。」冰山扯了扯嘴角，規矩不就是拿來破壞用的嗎！「但可以替她安排對吧？」

「可以。」閻牡丹肯定的接口。「為了感謝她這點是小事，如果尋人需要幫忙，我們也可以協助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綠林第一時間出聲。「我是跟當鋪簽約，不做額外的事。」

又沒人求你！冰山吐了吐舌。算這麼精，真是一點都不吃虧。

「看情況吧，找個人需要動用到我們嗎？」烈火倒是好奇，「失蹤人口不是要找警察？」

「她說找警察沒用，我先從調閱監視器開始……但覺得不太妙，她表妹是去當外拍模特兒，然後就——」冰山後面不說明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「攝影師都聯絡不上，這種事倒也不意外。」

「這種事怎麼會不意外？」閻蘿不能接受，「她是被騙了還是被誘拐了嗎？為什麼找警察會沒有用？報案啊！」

呵……冰山跟烈火倒是同時笑了出來，兩個人無奈的看著對面那天真可愛的女孩。

他們稱她為老大，源於她對客人的典當物具有獨特的眼光，總能看出物品真正的價值，是天生註定該接當鋪的人，但說穿了，她也還只是個生活無憂的國中生。

閻牡丹看著對面兩個身世坎坷的員工，他們跟閻蘿是在不同環境中成長的，在他們眼中習以為常的事，換到閻蘿眼裡自然不那麼一般了。

「閻蘿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是妳無法理解的。」她溫柔的說著，「有些地方就是常發生這樣的事。」

「這不是妳能瞭解的啦，老大。」冰山劃滿無害的笑容，「妳看，妳有爸媽，有完整的家庭，未來還能繼承當鋪家業，從來不必煩惱三餐跟生活，但社會底層的日常是妳難以想像的。」

閻蘿緊皺眉頭，失蹤也算是日常？

「老大，冰山沒惡意喔，不是針對妳。」從小也是親人皮球的烈火趕緊幫忙緩頰，「我們只是在說一個事實。」

「誘拐、犯罪、失蹤這些能叫日常嗎？」閻蘿有些震撼，「司空見慣？」

「司什麼空？誰叫司空？」冰山疑惑的看向大家，「新人嗎？」

唉……綠林搖了搖頭，專心喝咖啡比較重要，老大沒事就不要在冰山面前用成語好嗎？解釋起來也是很麻煩的。

「好了，有機會妳會知道的。」閻牡丹拍拍閻蘿，「至於你，冰山，我希望你不要太晚回來，別忘了你未成年，而我是你的監護人。」

嗯？所以？他挑高了眉，這連結他連不起來。

「萬一有事便是帶給當鋪麻煩，而且你看看昨夜的晚歸遇上了什麼？」八風補充，「剛剛說了，現在當鋪附近也不乾淨，越晚在外遊盪越容易招惹什麼，自己好自為之。」

媽呀！綠林又起雞皮疙瘩，這是在威脅嗎？他起身說感謝招待，等等準備一下就要出門了。

冰山囫圇吞棗的把自己的小籠包吃完，也跳起來說要去工作，好不容易駭進了孫慧玲的帳號，等等要來過濾她所有的社群軟體訊息。

「威脅信啊！」八風沒忘記提醒，「正事不要忘！」

「記得。」冰山已經一溜煙離開了餐廳。

烈火望著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

閻牡丹瞄了眼，逕自斟了杯茶，「烈火，有事就說。」

「我說 E 鎮……」他思忖著，「不就是妳撿到阿宅的地方嗎？」